

籌辦夷務始末

卷六十七之六十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

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
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准江西省轉准前送各省將至藏
傳教之喇嘛晒夷人噶哩喇額窪哩斯塔二名咨解到
粵當飭臬司嚴良訓會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督同廣州
府將該夷等詳細研鞫據供伊等於道光十六年及二十
一年先後來至中國傳習天主教到過廣東福建江西湖
北河南山東直隸等省由京城赴關東彼此會遇復由邊
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肅蘭州等處同往西藏致被拏解
等供數與四川督臣及駐藏大臣所訊供詞大畧相同詰

以該夷遠涉重洋。經歷數省。學習各處語言文字。意究何居。據供伊國以傳教為功德。多傳一人。即多一功德。是以不惜遠道。來至中國。前赴各省傳教。又因伊國語言文字。中國人不能通曉。是以學習中國文字。並各省語音。無非為便於傳教起見。並無他意。伊等所習天主教。實係勸人為善。至所過各省。均時來時去。並無久留。所傳人數。亦無冊籍記載。實在不能追憶姓名。詰以廣東向來喇蘭西貿易之人。甚屬無多。其領事設自近年。從前並無夷目羈留於此。所稱駐紮總管。係屬何人。何以該國王有發給戒表來粵照驗之事。至伊等遠赴內地。時閱數年。路經萬里盤。

費亦屬不貲。何能盡由本國帶來。究係何處何人接濟。令其確切一一指出。據供伊等所攜戒表。如中國僧人度牒。澳門各國夷人同教不少。見此度牒。便可收留居住。其實十六年二十一年。伊等來粵時。伊國委無駐紮總管。前在川省。係屬混供。至所需盤費。緣伊等雜髮改裝。又竄通中國及滿蒙語言文字。與內地僧人無異。隨時募化。均有人施捨。伊等俱係單身。無多花費。是以不致困乏。兼有贏餘。並非另有別人接濟。伊並稱聞本國領事。現在澳門。伊等沿途感受風寒。尚須在省醫治。懇求暫交荷蘭國領事收領等情。由司詳解前來。臣等親提研鞠。無異。遵復。暗加體

訪該夷實係佛蘭西人。並非奸徒冒混。隨將匣內所貯夷信夷書。轉交委員平慶涇道潘仕成。密傳通事繙譯。因與紅毛文字不同。未能辨識。復經該道轉交咪喇噠國夷目識認。據稱夷信係該夷等從前在粵所接家信。及該國王所給傳教文憑。即該夷等所稱戒表。夷書乃係天主教常行之書。西洋稱為福音書。詞句較多。一時不及繙譯。現有伊等舊存譯就漢字刻本呈閱等語。並據該委員向該夷目取到漢字夷書一本。查閱文詞鄙俚。尚無違悖字句。當飭將該夷噶喇喇額窪哩斯塔二名。發交荷蘭國夷目收領。轉交佛蘭西夷目管束。旋接佛蘭西夷目吐咕申稱。

該夷等實係由伊國前來中國傳教。今蒙遮還。不勝感激等情。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。已歷數百年之久。而澳門之大小巴寺。均建立多年。向為番僧麇聚之處。華夷錯雜。真偽難分。上年佛蘭西夷酋請將習教為善之人。免予治罪。臣等即料各國夷人。必有潛赴內地傳教者。是以定議時。特於約內註明。不許夷人遠赴內地傳教。嚴立限制。以備將來遇有拏獲。免致藉口。此次噶嘑約。喇等。及前次大呂宋國夷人納巴羅。先後經西藏及湖北查拏解粵。均經訊明。於數年前赴內地傳教。係在未定條約之先。當即發交各該夷目收領。並飭按照條約嚴加管束。

該夷目等以成約在先。各無異說。以後遇有似此案件。辦理尚可不致棘手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耆英等奏。訊明至藏傳教之佛喃哂夷人酌辦情形一摺。覽奏已悉。此次赴藏傳教之佛夷噶嘑約喇。額窪哩斯塔二名。由川省咨解到粵。經該督等訊明。該夷人雖遠涉重洋。經歷數省。實止冀圖傳教。並無別情。亦非奸徒冒混。並將夷信等件。交咪喇噎夷目識認。旋據呈出譯漢刻本。查閱詞句。尚無違悖。自屬可信。現已將該夷等發交夷目管束。自應如此辦理。惟各國夷人。不准潛赴內地傳教。載在條約。限制甚嚴。雖此次赴藏之噶嘑約喇等。及前次由湖北拏獲之大呂宋夷人納巴

羅計期均在未定條約之先。以後惟當諭知各該夷人。除五口地方。准其建堂禮拜外。斷不准擅至各省。任意遨遊。務令各該夷目。自行約束。恪遵成約。以息事端。而免藉口。是為至要。

者。著黃恩彤。又奏。臣等前因十三行地方。有暎夷與民人口角細故。互相爭鬧。當將派員彈壓。及地方照常安靜緣由。附片具奏。奉

硃批。公平料理。不可令該夷有所藉口。逞刁之事。欽此。伏查本案起釁情由。實係暎夷理曲。而內地民人。並不稟官伸理。輒即糾眾滋鬧。亦屬不合。節經臣等備文照會暎首德呢時。責令按約辦理。該首理屈詞窮。尚無藉口逞刁之事。惟思

十三行地方民夷錯處。各國夷人不諳中國法度。而粵省民情浮動。遇事生風。彼此相爭。實為事所恆有。與其周章於事後。不如防範於事前。查該處本有舊設卡房。撥兵駐巡。但為數無多。未足以資彈壓。而地方文武衙署。相離較遠。耳目益覺難周。茲臣等督同司道等酌議。擬於十三行洋行會館。及附近扼要處所。移駐弁兵。作為專汛。在彼駐紮巡防。其弁兵除舊設之二十二名。再於廣州協抽撥七十八名。作為一百名。遴委武職都守一員管帶。並委文職正印官一員。會同稽察。遇有民夷口角。立即驅逐解散。並將該夷動靜。時刻詞察。按日稟報。仍約束兵丁。不得干預。

別項事件。庶中外可以永久相安。

硃批。該部知道。

己巳。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。竊臣等接據咪喇啞夷酋議嘩喋來文。內稱伊國派令來粵。作為公使。管理本國通商事宜。並齎有國書呈進。

大皇帝御覽。現已到省。請定期定地相見等語。當經備文照覆。定於九月初八日。在城外公所接見。並令委員傳諭。將伊國書帶至公所。以便酌辦。屆期臣等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。銅麟甯立悌等出城。與該酋議嘩喋會晤。先用好言慰問。詰以國書曾否攜帶。該酋將譯出漢字一件呈出。閱其

詞意極為恭順。詢以原書何在。據稱伊國主命伊入覲。面呈。

大皇帝。此時未便呈出等語。自係踵前首領憾故智。妄有干求。臣等查前與味夷酌定條約。因恐其將來仍以呈遞國書為由。藉圖北上。當於條約載明。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。

朝廷者。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

欽差大臣。或兩廣總督。將原書代奏。今該首既齋有國書。自應交出代奏。方昭信守。未便自行進呈。致乖原約。復督同趙長齡。將條約檢出。給令閱看。並細與講解。該首俯首無詞。允

俟回寓後將國書繳出。求為轉奏。當備酒食款待。並向宣

布

皇上恩德。諭以兩國萬年和好。彼此人民均有利益。凡事俱應遵守條約。管束商人。不可稍有踰違。該酋極知領悟。據稱以後一切事宜。當謹遵指示等語。旋回十三行寓所。將所齎原書繳呈。當令委員潘仕成轉交識認夷字之人辨認。與譯出漢字一件相符。臣等察看該酋尚非刁詐。將來駕馭得宜。似可不致妄生枝節。至該國王嚮風慕義。特具國書遣令該酋齎呈。其意亦屬無他。除將原書及譯出漢字一件咨送軍機處查覈外。所有臣等接晤該酋及辦理緣由。

理合恭摺奏

聞。

硃批。所辦好。知道了。片留中。

十一月庚子。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。竊照琉球國王尚有遣正使耳目官向元櫜副使正議大夫梁必達等。恭進本年例貢。業已航海抵閩。現經臣等另摺奏報。並委員伴送該貢使等起程赴京。茲據福建藩司徐繼畲詳。據琉球國正使王舅毛增光。副使正議大夫梁學孔等稱。本年國王遣向元模等恭進貢品來閩。另給文二角。飭令光等附搭貢船。親齎投送。又上年該國接貢船隻內。

渡亦有咨文二角。交給呈投。茲查前船尚未到閩。想係遭風漂泊他處。合將光等所帶底稿照錄一分。同奉給咨文。一併繳送察辦等情。該司隨將該使臣等錄呈稿底二件。先行查閱。均係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所發。一稱佛蘭西國前留該國之執事噶喇叻。通事粵五思。且二人至今未見撤回。一稱噶喇叻國戰船。於道光二十三年。並二十五年五七等月。四次駛至該國。量地探水。並有福州領事李太郭。送給留閩通事魏學賢文憑一紙。內稱噶國戰船往來。毋庸懼怕等語。該國王因噶夷存心難測。恐日後再來滋事。咨請轉詳辦理各等情。該司又將咨文二角。

逐一拆閱。一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所發。內稱本年四月初五日。有暎咭喇船一隻到來。帶有醫士伯德令攜眷上岸。逗留不去。現在該國設局療病。又四月初七五月十二等日。有佛蘭西國總兵攝藍黎戎。元帥瑟西爾。分坐三船。先後駛至。據瑟西爾啟稱。欲與該國結好。以做生意。該國王辭以國小民貧。不能與他國結好交易。瑟西爾將原留該國之執事噶爾咖叻等帶回。別留伯多祿一人。在彼居住。閏五月十八日。佛國又有色玩爾坐船一隻。駛至該國大嶺村洋面。遭風擱礁。經該國王發料修補。旋與攝藍等三船先後開行。七月二十五日。黎戎之船又來。帶

有瑟西爾書啟。稱伯多祿孤居不便。再留亞臬德陪伴同居。該國王婉詞不允。愁慮無計。咨請轉詳具題。使暎國接取伯德令歸國。佛國接取伯多祿等回國。併罷其結好交易之心。以期永久相安。又一件。係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所發。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四日。暎國水師提督郭季倫。坐駕兵船三隻到來。欲與該國王面會。該國王辭之。欲令將伯德令帶回。據稱非其所知。不便帶回。隨於二十七日二十九等日。先後開去。曾問通事云。伯德令係耶媽你國人。但與暎人往來不絕。久為淹留。恐滋國家之患。並據該使臣毛增光等。於驗貢後。在該藩司處呈遞密稟。縷述前

情。並稱佛國留住之人。動輒毆辱該國民人。該國王日夜憂心。囑該使臣等密稟藩司。轉詳各等情。具詳前來。臣等伏查道光二十四年秋間。琉球國王因佛囑哂兵船駛至該國。強留執事。嘑爾加叻。通事粵五思旦二人。在彼居住。並諷以結好傳教。該國王堅辭不允。備咨藩司。懇請轉詳。臣劉韻珂會同前撫臣劉鴻翱奏蒙

諭旨。敕交

欽差大臣耆英。妥為查辦。當即行司。轉咨該國王知照。嗣准耆英以現接佛首喇嚒呢照會。此事係謝哂耳所辦。謝哂耳因嘑爾加叻等。本係兵船帶往。俟兵船到東洋時。順便接回。